

在茶里慢了时光

□鲁 焰

们按捺着一分急切，一个个端起那暗沉的茶碗。我又一次望了望碗底的茶水，在暗沉的器皿里，看不出茶的颜色，只在幽暗的光线下闪着亮光，小小的碗，一小半茶水更显稀缺名贵，徐徐抿一口，寡淡的嘴里顿时香气流窜得收拾不住。那香，却又是不张扬的，暗暗的，默默的，像一段质朴无华的情感，悠悠地落在心上。泡过的茶，又被传了一遍去嗅，我看见，那被打开的茶，叶子舒展开来，原本的暗沉泛出新鲜嫩绿，重返青葱年少时。那是茶的一抹喜悦吗？它等候了多少时光就是为了今朝被打开的这一刹那吗？那绿色倏地钻进我心，像是惊起的春意，在心里荡漾。

鸭脚木、千禧木、大红袍、恩施绿、南嘎浪，依次是凤凰单枞、普洱、岩茶、绿茶、普洱的名字，用墨写在一把白纸扇上，让我们与这些生在不同时期、长在不同山上的茶叶迎面相遇。大红袍夹杂中间，在这些茶的深幽里被比了下去，显得寻常。

最是那长在明代的茶，流入口中，暗暗的，微弱的，味蕾被勾起，品那明朝的光景，就这样被倾倒、被催眠了一般，被带往遥远的时光的进程里。回甘倏地来了，意蕴望不见底，从喉里氤散开来，迷住了爱它的人。当它隐约占据了心的边边角角，一些隐匿在暗处的情感被唤醒、被强调，或是新生一缕暗香，从此盘踞魂魄，让人多了一分与之重逢的念想，甚而思念丛生。

我们被幽暗裹住，抿嘴不语，存一分小心，待到躁动的声音像尘埃慢慢落下，我们就被这一方有限而又巨大的时间罩住。

这个时间，不是窗外那个飞逝的时间，不在当下，而在我们的意念里，在我们的心境里。它慢下了脚步，逗留在这茶的气息里，被无数次抚摩，发散出光晕，照见我们原本的愿望，那些愿望都在，一个也没走远，只待我们走近。

每一种茶，有每一种茶自身的情致，有的喜热，有的喜温，水温不同，冲泡短长，让茶的韵味有了异样。不同体质不同口味的人，恰好就吻合某一种茶的性情，或压低燥热，或供暖寒滞。而“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是每一种茶予人的抚慰，古人多有吟咏。

绿茶讲究明快，总以秀雅的叶、清新的香，让初品的人如春风扑面，一饮倾心。

岩茶讲究功夫，味道甘醇，与君慢饮，直至黄昏，仍有茶色茶香，仿佛陈酿，地久天长。

也有普洱在时光里发酵，愈久愈入佳境，喝一口，知心知肺，仿佛知己，可以托付终生。

茶如君子。与君子为伴，女人就是淑女，男人就是绅士。品茗，让人靠近风雅。曲折有致的茶室里，百人之多，却不芜杂，亦不冗烦。每个人都安静地坐着，惟有茶器暗响，惟有茶香撩人，百人之间的静，相互传递，相互熏染，生出更大片静，每个人都融进了这片静里，与静合一，与茶合一。

忽想起咖啡，也总是放置在静处，但咖啡的静里仍有炽热的燃烧、奔涌的情绪，以浓稠的液体昭示。那是油画，色彩郁烈，情感满溢。而茶，素以清为上，即便是浓茶，都是一种安抚，像一只温情的手，舒缓地抚触，慢慢引导你体会那不可言说的类似禅的意蕴。那是水墨写意，个中意境，每个人各有体味，有相似之处激起共鸣，也有一些小私密无以言状。

茶里还多了时光的重量。那些形态各异的茶叶，穿越岁月而来，带着过往朝代的风声，留在茶汤里，将那个年代的境地复活。那些器皿，那些茶叶，那些冲泡与慢饮的茶艺，都从古代点点滴滴传下来。一想想古人就是这么喝茶，就喝这种茶，就这样端着茶碗，就这么嗅一嗅、抿一抿，就像我们此刻醉在茶韵里，我们是不是也与过去的时光衔接起来，心神意会？

“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流长的力量，踏实，冷静。”卡尔维诺的格言，是不是也在诠释茶所含的隐意？让我们对“快”存一分戒心，对“慢”报一分自信。

茶香一点点浸透我们的肺腑，慢慢的时间一点点袭来，停驻。那是于我们而言好久未曾谋面竟然有些陌生了的时光，像一个久别的爱人重回，我们才发现他有多么好。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

镇政府的院子里有两棵核桃树，高高大大，枝繁叶茂。树是以前镇上干部种下的，一晃几十年。其中的一棵在我楼下，拉开窗，青翠满目，伸手可触。在大片的绿叶中闻，点缀着青绿的果，它们都结挂在枝条的尽头，鸡蛋大小，有的单独一个，有的则是两两相对或者三个一簇。我时常会坐在院子中央的那棵核桃树下，腿或蜷或伸，透过枝叶与小楼交织的小块天空望出去。朵朵白云，轻盈透亮，环绕山间，也不知过了多久，直到白云变得模糊，融入灰色的天空。月亮升起来了，同样升起的还有心底的一份平静的难过。“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来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余华这段话说得很好。

小镇的生活缓慢而悠长，处在过去与未来、落后与现代之间，它一方面试图向现代都市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乡村紧紧扯在一起，这既有地理上的因素，又因其生活方式、思维习性等依旧保有农业文明基因的缘故。小镇是旅游区，受现代都市的影响大一些，固有精神气质也在发生变化，老旧与洋气的穿着装扮，偶尔加快旋即归于缓慢的节奏，本色与异化交替呈现的居民特性，一切的碰撞交织、矛盾挣扎都在小镇中长期存在。

在小镇，我的摩托岁月再次开始。距上次开摩托已有15年。那时家中有一辆军绿色的嘉陵摩托，原装进口日本货。1997年我参加高考，父亲说等我考取大学，他就会教我开摩托。幸运的是，我考取了，而此事却无了下文。在等待开学的一个夏日午后，我偷偷把车推到家对面小学的操场上，自己摸索起来，在一次次发动与熄火过后，父亲远远走过来，原来午睡的他透过窗户看到了我的行为。他骂过我一句，然后教我。于是我也就学会了。某一次后座坐多了人，一开动，整个车头昂然挺立，身后的伙伴哗啦啦摔下去，某一次与同学喝多了酒，开得快，可依旧觉得慢，低头看车速，吓得酒醒了大半；某一次赶上刹车暂时性失灵，跟在一辆大卡后面，不知如何是好。所幸，一切都还好。与父亲还有一个约定，他说等我考取高中他就会戒烟，后来我果真考取，他用了很多方式，最终也把烟戒掉了。不知父亲与奶奶是否也有过约定，在奶奶卧床6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帮奶奶做饭并扶她吃饭，帮她翻身，抱她上厕所……6年间，膝盖跪出茧，腰推出了问题，可奶奶被照顾得很好。市里电视台要为他做一个节目，他说，照顾自己的老娘有什么好宣传的。现在回想起这一切，我会由衷地笑，夹杂其中的苦涩也无法改变那段时光的美好。

除去每天骑着摩托在小镇与村子间来回，还有一件常做的事就是散步。有时饭后与镇里的干部一起，边走边聊，内容丰富庞杂，野史居多。更多时候则是自己一个人，在清晨、午后或者黄昏，穿过镇里那条最繁华同时也是最为尘土滚滚的砂石路，向河边去。每次我都会从治力关桥的位置向西，沿着治木河的两岸走一个大大的椭圆，行程五六公里，用时大约70分钟。治木河的名字由来，我始终未弄清，亦不知它从哪来、流向哪去，只见它每天就在河道里流淌着。河水流量不大，大一些的石头裸露于河床，时常有白头黑背红尾巴的小鸟立在上面，或者倏忽一下滑过水面。向西走不到100米，停下，转身，向右方望去，远山连绵，仔细端详之下竟可看出一副睡佛的模样，尤其是佛头，形容逼真，叫人不得不击节赞叹这自然的奇妙。当地人曾为其作诗一首，“十里修躯化作山，人间沉睡已千年。凡尘忧乐何关我，静卧唯参梦里禅。”整条治木河处在治木峡谷中，河两岸的道路一条在山脚，一条离山脚的距离也不远，其实不惟是治木河，整个治力关镇都被群山环绕，晴天尚好，村民的白色房子星星般点缀于山腰，赶上做饭时分，炊烟袅袅，直教人想起“白云深处有人家”的诗句。每逢阴天下雨时，乌云低垂，一团团似乎要将一切笼罩，也有一些云气缥缈于山间，宛若仙境。

河两岸错落有致，河床上长满芦苇以及不知名的野花，连枯草也别有一番韵味。有一次与镇政府

另一种生活

□陈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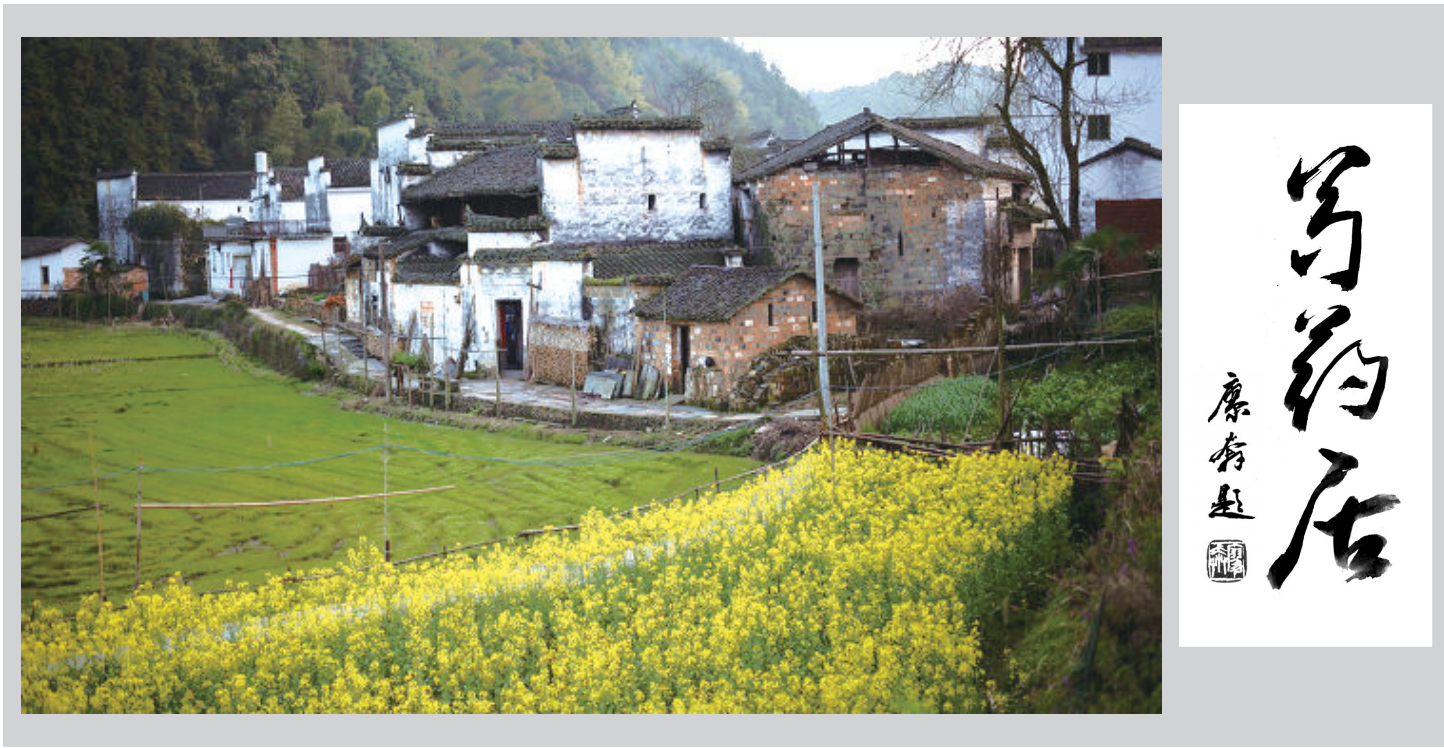
的小马一起走路，他指着一棵要两个人才能环抱的大树告诉我，从前河两边这样的古树很多，后来因修路砍掉许多。“难道当初规划的时候就不能避开吗？”我问他，而他一笑。池沟村也是如此，治海天池的水流经池沟村变成了池沟河，河两边都是粗大的白杨树，夏季绿树成荫，河水的经年浸泡使得许多树从树根处生发了根根红色的须条，在水中摇曳生姿，河水也似乎因此变幻了颜色。后来县里派了施工队，悄无声息地修建了河堤，站在狭窄整齐的河堤旁，再不见昔日美景，徒留回忆。治木河边的风景也会吸引许多外地的师生来写生。有一次，镇上领导想要写生的学生为池沟村画墙绘，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中国梦、福娃等图案。我在饭桌上和他争论，我说这样做可以，但是既然村子以后要发展“农家乐”，墙体都是这样的图案总归有些不妥吧？还是要多做一些关于民风民俗、地方典故、自然风景等内容的墙绘。他有他的道理，我也有我的坚持。最后大家商量先做几面墙的核心价值观点来看，剩下的留待以后。或许在他们看来，我是如此的固执，严重些说还有点不讲政治，是因为他们无法体会到当我站在治木河边想象着一排排的古树，以及在池沟河边想象着昔日情景的心情。

在小镇上生活，无时无刻不会感到这个由熟人朋友构成的社会有机体是怎样的鲜明又强大。小镇上的人大多和气，可能是因为即使不熟的人拐两个弯都会扯上关系吧。作为一个突然闯入小镇的外来者，自然的适应并融入里也不难，但总归要多一些时间。起初，一个人去购物，卖价高昂且无商余地，去吃饭，偶尔也会遭遇店家不提供的状况，一切都是淡淡的、冷冷的，若有当地人陪同，一切则会和和气气、简简单单。庆幸的是，在镇上工作的许多干部也是外地人，也有许多人两地分居，与我一样单身在此，有些难做的事情就喊他们陪同。这不便，无法抱怨，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一拨拨的背包游客与我毫无区别。而这遇到的种种，也在不断提醒着我与他们的距离。

远离北京的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失重的世界。缓慢节奏下时间犹若停滞，面对这多出许多的时间，如同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时间，面临着再次的切割与分置。与此伴随的是规律与计划的打破，甚至丧失。住在镇政府的大楼里，这个有着120多人的单位，我每天见到的人并不多，偶尔碰到问去哪里了，答复说下村了。对他们而言，每天坐在办公室是难以想象的，而开会到凌晨两三点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前些天，我去贫困户走访，上山山下走了个遍。每天都不知道吃饭的时间与地点，有时候饿了就从村民家里拿一块面点吃。在这个地方，村民都很热情，他们待客的方式除去倒茶，就是端出油饼、花卷等种种面食，对他们而言，面食已并不仅仅是种饮食习惯，而是成为了他们生命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习焉不察中完成了与自身生命体的同构。走访的过程中，有时我以为该结束去吃饭，而车头一拐，又奔下一家而去。作为一个长期接受严格训练并且陶醉其中的人来讲，无法掌控的时间、无从掌控的计划都是对其耐性的考验。在村里，在镇上，永远都是未知的等待以及说走就走的安排。不知村子的项目进度怎样，要等；不知各级领导的视察是何时，要等；甚至今日也不知明日的事情流程，要等。只有身在基层，才会懂得基层的含义，即信息传达的尾端末梢，以及无法摆脱的需要不断调整才能适应反复多变信息的命运。

我知道，我终会在核桃树下日渐松弛，也终会释然于这简单枯燥、充满未知的生活。这何尝不是生活的一种恩赐？在生活严格训练下，紧绷的身体，费力攥紧的拳头，以为已然抓住，殊不知松开之后才是真正的拥有。生活，原本未知。明亮无疑的坦途，也存有黑暗充盈的沟坎。在生活的内部，不灭希望的淡然行走，或许才会在遭遇各种纠纷、困境、变故之后依旧故我。功成名就的荣光与身败名裂的惩罚，对个体而言，有着同样的意义。生活之于个人，个人之于生活，莫不如此。

（作者原为鲁迅文学院教研部教师）



西冲的背影

□洪忠佩

草，向着一边倒伏，应是昨夜风雨留下的痕迹。前方，仍然是一截一截废弃了的山村小径，断续、荒凉、泥泞，看不到人烟。好不容易看到一栋带瓦的路亭，周边的断壁残垣依然呈现出废园的景象。“思源亭”三个字刻在亭中的青石板上，与西冲村口相公庙的联文不谋而合——徽商发迹荣故里，乡间感恩思范蠡。横批：饮水思源。西冲在历史上，究竟与春秋时的范蠡有着怎样的密切关联呢？西冲人虽然三言两语很难说清那段传奇，但对范蠡的尊崇与敬畏一直没有改变。一个能够让村民烧香磕头的人，可以想象他在村民心目中的位置。这条西冲连通龙山的小径，清代初期就开通了，当时，西冲有一支就是沿着这条蜿蜒的小路外迁到龙山沾港，建立了俞村。我与同行翻山越岭，过了“仙人足迹”（石上脚印）进入山坞，远远就听到了风钻、铲车、吊车作业的嘈杂声响。俞村，西冲村史的另一个入口，被九景衢铁路龙山段的施工现场拦住了去路。

西冲“山取其罗围，水取其回曲，基取其磅礴，址取其荡平”，村形建筑一如“品”字。从会意去理解，品为叠起的三口，而口，代表人，住在品字里的西冲，应是人丁兴旺之地。在遥远的年代，西冲是清华与龙山、中云往返必须经过的地方，路边“恒升永”等商铺都是当时繁华的见证。路和墙，在村民老俞祖屋形成了一个重叠的直角，路的边线交汇点是一眼水井，井沿是石砌的，蓝天映在清澈的水面，伸手可掬，井侧有一块刻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禁碑”，碑文是对污染、破坏水井的行为进行禁示。墙角留有一个豁口，镶嵌着一块青石，上面刻有“大路转弯”的繁体行楷字样。路边墙底立着或方或长的石块，成了供行人歇息的石凳。

六水朝西，三峰拱北，古木高耸，老屋深巷，勾连着西冲面孔的轮廓与远去的背影。西冲古时称西谷，南宋景定五年

（1264年）由西坑俞氏16世祖世崇公迁此建村。散落村中的“俞氏宗祠”（敦伦堂）、“古香斋”“乙照斋”“友竹居”“养余书屋”，以及“学到老书屋”“汪家坞经馆”等蕴藏着西冲过往的脉络、儒雅的气质、家族的传承与村庄经年的繁盛。我猜测，西冲的祖先骨子里都是尚儒家文的，不然，一个村庄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读书讲经之处。几年前，村中的开街老人在他家的祖屋里，为我打开了西冲虚灵通透的窗口。约是700多年前的一天，俞世崇从县城城北出发，一路翻山越岭，目光锁定西谷，由于“独爱西谷山环水抱，有田园之美，无市井之哗，爱筑室于斯，聚族于斯焉”（《西冲俞氏宗谱》），他成了西冲俞氏的始祖。后来，清代的诗人施衡以《六水朝西》为题，对西冲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美进行了记述：“川流难得是朝西，六道清泉遍町畦。细漱轻浮山影动，余霞斜映夕阳低。象占庶富丰郁，秀发人文仰焕奎。灵异如斯诚罕见，堪舆应可测端倪。”沉浸在记忆中的老人用古雅的方言为我勾勒出了早年进入西冲的景象：首先要经过“石牌坊”，再进“抱秀亭”喝茶歇脚，便可一览“附阴抱阳”“朝山像翠屏”“白鹤星栖”的西冲。流进村中，让我感到惊异的是，西冲民居房梁上的雕饰，既有琴棋书画、花鸟鱼虫，又有犁、耙、钁等耕作工具。我想，那时的西冲，村里人无论从商从艺，还是务农，他首先应该是一位出色的诗人。

那个瞬间，我也将心中理想的高蹈，接到了地气。

西冲的相公庙，虽然是一个单体建筑，却称得上袖珍简陋。这是否是原庙的规模，我一直心存疑惑。想想当年村中的关帝庙与西洲庙都毁了，它能够作为村民信仰的神祇留存下来，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从这里可以用心去感受西冲俞氏对范蠡“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的尊崇，还有西施与范蠡入迁西冲的传说。倘若没有2500年前吴越的那场战火纷争，历史也就不会把竺萝河边浣沙的西施，冷漠地推向残酷的历史前台。而西施最终归向何处，成了一个历史的谜团。有人说西施被越王抛入湖中沉溺，也有人说她随范蠡挂印而去，然而，这毕竟是古往今来的一种猜度与臆想。如果把历史的时针再次定格在春秋末期，如今的江苏、上海大都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地域，都属吴国疆土。吴国当时的都城在江苏苏州附近，而出生在越国竺萝天生丽质的西施，成了越王勾践复国的一粒棋子。无论越王勾践的东山再起，还是吴王夫差的败北，对于西施的人生都是一场骗局……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辅助越王选中西施的是范蠡，灭吴后帮助西施逃离勾践的还是范蠡。我无法知晓智勇双全的范蠡的内心情感世界，但从传说可以看出，他对西施心存更多的应是敬佩与愧疚。西施的传说虽然不是西冲的专利，但却与西冲结合得如此紧密。相传西施随范蠡翻山越

岭，一路风尘，来到了“吴楚分源”的婺源。遍地荷花的莲花村，曾是西施心中的梦境。或许是因为她的到来，这片六水朝西的山谷平地，也就有了西谷(西冲前身)的村名。我不愿再去剥开一个美丽女子用历史包裹的故事，更不愿再去触及一个美丽女子的爱恨情仇，只想走进这谜一般的山谷，去寻访拾掇西施与西冲关联的脉络。

“当年西子晓妆迟，古井清波洗凝脂”。这是诗人描写西施在苏州灵岩山上吴王井梳妆的情景，而在西冲石壁井前，也有一口“吴王井”，相传是西施到西冲初次照影的水井。或许，这是西施漂泊流离选择西冲隐居后，对过往生活冥冥中的一种怀想。想必，这方山水正好适合洗去西施的倦容，西冲山野田园的清静，让她找到了内心的安宁。按照时序，西施早于俞氏始祖1700多年就入迁西冲了。“太阳落/彩霞飞/云雾放金光/石壁流水叮咚/荷叶随风动/桃溪流向东/莲花映塘中/银鹿到西冲……”在西冲人传唱的有关西施的民谣中，“银鹿”是指范蠡还是指西施的其他随仆，无处查考有关的文字信息。据说，西冲俞氏39世孙俞昌泰老人收集整理了有关文字，可惜一直无缘相见。西施在西冲隐遁生活了多少年？生前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细节？传说的西施坟又在哪儿？

一切的一切，都在时间中潜隐，又在时间中消散了。

青山、驿道、田园、古树、深井、祠堂、老屋，甚至庙宇，都是我进入西冲的一种方式，无论路有多宽，弯有多长，年月多么久远，我始终以寻踪者的角色融入其中，寻找着村庄的语境。

秋，深了。枫叶，如蝴蝶般飘落在相公庙的鳞瓦之上，让我想到了时间的隐藏，生命的生息，还有西冲远去的背影。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江西作家班学员）